





石神毫无表情地盯着草薙。不，说不定只是视线对着他，其实根本没在看他。也许他正用心灵之眼凝望着某个远方，而草薙只是碰巧坐在他面前。石神那完全抹杀感情的脸孔，让人不得不这么想。

“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人是在三月十日。”他以平板的声音开始叙述，“我从学校一回到公寓，就看到他在屋子旁边打转。好像在找花冈小姐家，还伸手在她家门上的信箱掏来掏去。”

“抱歉，您值的那个人是……”

“就是那个富坚，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。”石神微微放松嘴角。

侦讯室内有草薙和岸谷，岸谷在隔壁桌做记录。石神拒绝让其它刑警陪同在场。他的理由是：如果有太多人争相发问，他会无法整理说话的思路。

“我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出声喊他。结果那男的很慌张，说他要找花冈靖子，还说他是她分居的丈夫。我立刻知道他在说谎。不过为了让他放松戒心，我还是假装相信他。”

“请等一下，您为什么认为他说谎？”草薙质疑。

石神小小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因为我对花冈靖子了如指掌。包括她已离婚，正在四处躲那个前夫，这些事情我统统都知道。”

“您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虽然您住在她隔壁，但我听说，你们几乎从来没说过话，你只不过是常光顾她工作的便当店罢了。”

“那是表面上的立场。”

“表面上？您的意思是？”

石神打直腰杆，微微挺起胸膛。

“我是花冈靖子的贴身保镖。替她挡开那些心术不正企图接近她的男人，就是我的职责，不过我不太想让社会上的人知道这件事。毕竟我还是个高中老师。”

“所以我第一次去拜访时，您才会告诉我，你们几乎毫无来往？”

草薙这么一问，石神微微吐出一口气。

“你来找我，是为了打听富坚命案吧？那我怎么可能告诉你真话。否则不就会立刻遭到怀疑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草薙点点头，“您刚才说，因为是贴身保镖，所以对花冈靖子了如指掌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换句话说您之前就和她有密切接触？”

“是的，我要再次强调，这是瞒着世人的秘密来往。她虽然有女儿，但我们连那孩子都瞒着，一直小心、巧妙地保持联络。”

“能否说得具体一点。”

“我们有很多方法，这个应该先说比较好吗？”石神露出窥探的眼神。

草薙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对劲。石神宣称和花冈靖子有秘密接触的说法太唐突，背景也暧昧不清。不过对草薙来说，他现在只想尽快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关于这个我晚点再请教，请再详细地叙述您和富坚先生的对话。刚才您说到，决定暂时假装相信他是花冈靖子的丈夫……”

“他问我知不知道花冈靖子出门到哪去了。于是我就说：她现在不住在这里，好像是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搬家，所以不久之前搬走了。他听了果然很惊讶。然后就问我知不知道她现在住在哪里，我说知道。”

“您告诉他在哪里？”

听到草薙这么问，石神冷然一笑。

“条崎，我告诉他搬去旧江户川的公寓了。”

条崎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啊，草薙想。

“可是光这样说他还是找不到吧？”

“富坚当然急着想知道详细住址。我让他在外面等着，自己进屋，一边看地图一边把住址抄在便条纸上。那个住址，位于污水处理厂那边。我把便条纸一给他，那个白痴就高兴得要命，还说我帮了大忙。”

“您为何要捏造那种地方的住址？”

“那当然是为了把他骗到杳无人迹的地方，我从以前就对污水处理厂附近的地理环境很熟悉。”

“请问一下。这么说来，您从见到富坚先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已决定要杀害他了吗？”草薙边问边凝视石神，这段内容太惊人了。

“那当然。”石神稳如泰山地回答，“我刚才也说过，我必须保护花冈靖子。一旦有折磨她的男人出现，就得尽快加以铲除，这是我的职责。”

“您确信富坚先生在折磨花冈靖子吗？”

“不是确信，是知道。花冈靖子一直受那个男人折磨。为了逃离他，才搬来隔壁。”

“这是花冈小姐亲口告诉您的吗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我是透过特殊的联络方式得知的。”

石神的语气毫无障碍。当然，既然会来自首，想必脑中已充分整理过了。但他的叙述有太多不自然的地方，最起码和草薙到目前为止对石神的印象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“您把便条纸给他，然后怎样了？”他决定还是先听完下文再说。

“他问我知不知道花冈靖子上班的地点。我说地点我不清楚，只听说是个餐饮店。此外，我还告诉他，她通常十一点下班，女儿也会去店里等她下班再一起回家。当然，这完全都是我瞎掰的。”

“这样瞎掰的理由是？”

“为了限制他的行动，就算那个地点再怎么僻静，还是不能让他太早抵达。我想他只要听说花冈靖子十一点才下班，而且在那之前女儿也不会回家，应该就不会提早去公寓找她们了。”

“抱歉。”草薙伸出手，打断他的话，“这些念头，全都是您在那一瞬间想出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不……我只是觉得很佩服，您竟然能当下就想出那个缜密的计谋。”

“这不算什么吧。”石神恢复严肃的表情。“他一心只想赶快见到花冈靖子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只要利用他这种心态就行了，一点也不难。”

“当然，对您来说或许是吧。”草薙舔舔唇。“后来呢？”

“最后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他，叫他如果找不到公寓再跟我联络。通常如果有人好心到这种地步，一般人至少会怀疑一下，可是那家伙却丝毫没起疑心，可见他一定笨到家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谁也料想不到，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竟会二话不说就对自己萌生杀意。”

“正因为初次见面，才更该觉得奇怪。可是那男的，把写有假住址的便纸条小心翼翼地往口袋一塞，就踏着轻快的步伐走了。我确定他走远后，就进屋开始准备。”说到这里，石神慢条斯理地伸手拿茶杯。茶应该已经凉了，不过他还是喝得津津有味。

“做什么准备？”草薅催他往下说。

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换一套便于行动的服装，等时间来临。这段时间，我开始思考怎么才能确实杀死他。经过多方检讨后，我选择了绞杀。我认为这个方法最万无一失。如果用刺杀或扑杀，谁知道到时会不会喷得满身是血。况且我也没把握能一招毙命。而且用绞杀的话，凶器也比较简单。不过，还是得选坚固一点的东西，所以我才决定用暖桌的电线。”

“为什么用电线？坚固的绳子应该还是很多种吧。”

“我本来也考虑过用领带或打包用的塑胶绳，可是两者握起来都容易滑手，而且也可能被扯松，还是暖桌的电线最适合。”

“于是您就带着那个去现场？”

石神点点头。

“十点左右，我走出家门。除了凶器，还准备了美工刀和抛弃式打火机。不过在前往车站的途中，我发现有人在垃圾场扔了一块蓝色塑胶布，就决定把那块布也折起来带去。然后我搭电车到瑞江车站，从那里坐计程车，前往旧江户川边。”

“瑞江车站？不是条崎？”

“如果在条崎下车，万一和那家伙碰个正着不就糟了。”石神爽快地回答。“我下计程车的地方，离我告诉他的地点还很远。总之一定要小心的，在达成目的之前，绝对不能让那家伙发现。”

“下了计程车之后呢？”

“我一边堤防着别人的耳目，一边朝那家伙即将现身的地点走去。不过其实也不用特别小心，路上根本没半个人影。”石神说着又喝了一口茶。“我到达堤防没多久，手机就响了，是他打来的。他说已经到了纸上抄的地点，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栋公寓。我问他现在在哪里，那家伙回答得可仔细了。我一边跟他讲电话，一边还得小心不让他察觉我正逐渐接近。我说我要再确认一下住址请等一下后就把电话挂了，其实那是我已确定那家伙的位置了。他正懒洋洋地坐在堤防边的草坪里。我蹑手蹑脚地缓缓走近他，那家伙完全没发觉。等他发现时，我就站在他的正后方。可惜那时，我已经把电线套在他脖子上了。那家伙虽然拼命抵抗，但我用力一勒，他立刻就没气了，简单得很。”石神垂眼看着茶杯，杯子空了。“可以再给我一杯吗？”

岸谷站起来，拿茶壶替他倒茶。谢谢，石神点头致谢。

“被害者身材魁梧，才四十几岁。如果他拼命抵抗，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容易勒死吧？”草薙试探着说。

“我是柔道社的顾问。如果从后面偷袭，就算对方身体比较高大，也能轻易制服。”

草薙点点头，眼睛瞥向石神的耳朵，他的耳廓呈现可说是柔道家动章的花椰菜外状。警员之中，也有很多人拥有同样的耳朵。

“杀人之后呢？”草薙问。



“当务之急，就是隐瞒死者的身份。因为一旦死者身份曝光，花冈靖子必然会遭到怀疑。首先我剥下他的衣服，用我带去的美工刀边割边剥下。然后，再弄烂他的脸。”石神语气自若的说，“我捡来一块大石头，用塑胶布蒙在他脸上，砸了又砸。我不记得砸了几次。我想，应该有十次左右，然后再用抛弃式打火机烧掉指纹。做完这些后，我带着剥下的衣服，离开现场。没想到我要离开堤防时，正好发现一斗高的罐子，于是我决定把衣服放进去烧。可是火势比我预期的还大，我怕这样或许会引来什么人，所以还没烧完，就匆忙离去。我一直走到公车经过的大马路才拦计程车，先去东京车站，再改搭另一辆计程车回家。抵达公寓时我想应该过了十二点。”说到这里，石神呼的吐出一口大气。

“以上就是我所做的。我用的电线、美工刀、抛弃式打火机，全都放在我家。”

草薙一边斜视着岸谷记录要点，一边叼起烟。点燃之后，吐着烟凝视石神，对方的眼睛令人无法联想到任何情绪。

石神的叙述没有太大的疑点。尸体的状态和现场的情况，也和警方掌握的内容完全符合。这些事项多半未经媒体披露，所以若说是编造的那才奇怪。

“您杀死他的事情，可曾告诉花冈靖子小姐？”草薙问。

“我怎么可能告诉她。”石神回答，“这么做的话，万一她告诉别人不就糟了。女人这种动物，本来就很难保守秘密。”

“那么您也没跟她讨论过命案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我和她的关系，万一被你们警方发现就完了，所以我们一直尽量避免接触。”

“刚才您说，您和花冈靖子小姐，是用谁也没察觉的方法取得联络。那到底什么方法？”

“有好几种。其一，是她会说给我听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会约在哪里碰面啰？”

“不是那样。那不就让人发现了吗？她在家说，我透过机器听。”

“机器？”

“我在我家墙上，对着她们家装了一个收音器。我就是用那个。”

岸谷停手仰起脸，草薙知道他想说什么。

“那等于是窃听啰？”

石神不以为然地皱着眉，打揺其头。

“我不是在窃听，我是在听她对我倾诉。”

“那么花冈小姐知道有个机器吗？”

“也许不知道，不过她应该是对着我家的墙壁说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她在对您倾诉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，她家还有女儿，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对我说话。她总是假装在和女儿说话，其实是在向我发出讯息。”

草薙手指夹的烟，已有一半以上燃成灰烬。他把烟灰弹进烟灰缸，然后和岸谷四目相对，刑警学弟满脸困惑地歪着头。

“是花冈靖子这么告诉您的吗？”她说她假装和女儿说话，其实是在对您倾诉？”

“用不着说我也知道，凡是她的事我都很清楚。”石神点点头。

“换言之，她并没有这么说过？这只是您自己一厢情愿地认定吧。”

“那怎么可能。”一直面无表情的石神，脸色终于出现些许变化。“她被前夫折磨的事，我也是听她诉苦才知道的。她就算跟女儿说这种事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她是想让我听见，才故意这么说，她还拜托我替她想想办法呢。”

草薙抬手安抚他，另一只手摀熄香烟。

“你们还用什么方法联络过？”

“电话，我每晚都打电话。”

“打到她家吗？”

“打她的手机，不过我们不会在电话中交谈。我只是让电话响起，如果有紧急要事就会接电话。如果没事，就不会接。我听到电话响五声之后，就会挂断电话。我们俩之间，就是这么安排的。”

“你们俩之间？这么说，她也同意这样做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说好的。”

“那么我会向花冈小姐确认一下。”

“那最好，这样比较确实。”石神用充满自信的口吻说完，猛然缩回下颚。

“刚才的叙述今后还会请您说上很多次，接下来也会制成正式的自白书。”

“好，叫我说几遍都行，这也无可奈何。”

“最后我想再请教一下。”草薙的手指在桌上交握。“您为何来自首？”

石神用力倒吸了一口气。

“不自首比较好吗？”

“我没有这样说。既然会来自首，总有个理由或是起因吧？我想知道。”

石神听了嗤之以鼻地说道：“那应该和你的工作无关吧？凶手在自责之下主动投案这不就好了吗？这需要什么其他理由吗？”

“看您这样，不像是自责之下才来投案的。”

“如果问我是否有罪恶感，我不得不说，那跟罪恶感的确有点不同，不过我很后悔。早知道就不做那种事了，要是早知道会被那样子背叛，我才不会杀什么人。”

“被背叛？”

“那个女人……花冈靖子，”石神略低下头继续说，“背叛了我。她想和别的男人交往，亏我还帮她收拾了前夫。要不是她向我诉苦，我才不会杀人。她之前就说过：好想杀死那种烂男人，所以我才会替她下手。说起来，她等于也是共犯，警察应该也逮捕她才对。”

为了确认石神的叙述是否为真，警方搜索了他家。趁这段时间，草薙和岸谷决定一起找花冈靖子问话。她早已回到家，美里本来也在，但被另一名刑警带出去了。不是不想让她听到这种惊悚对话，而是美里也要接受侦讯。

得知石神自首，靖子瞪大了眼，愕然屏息。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“很意外吗？”草薙观察着她的表情问。

靖子先摇头，然后才终于开口。

“我做梦也没想到。因为，那个人怎会富坚……”

“您对他的动机毫无所悉吗？”

被草薙这么一问，靖子露出又迷茫又踌躇的复杂表情，好想有什么话不愿说出口。

“石神说他是为您做的，为了花冈小姐才杀人。”

靖子痛苦地皱起眉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看来您果然心里有数。”

她微微点头。“我早就知道那个人对我好像怀有特殊感情。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竟然会做出那种事……”

“他说，一直和您保持联络。”

“跟我？”靖子顿时脸色一沉，“没那回事。”

“可是，他有打电话吧？而且是每晚。”

草薙把石神的陈述告诉靖子，她的脸孔扭曲。

“打那些电话的，果然是那个人啊。”

“您知道吗？”

“我猜想过可能是他，但我并不确定。因为对方没报上名字。”

据靖子表示，第一通电话大约是在三个月前打来的。对方没报上名字，一开口就干涉起靖子的私生活。至于内容，全是些惟有平常就观察她才会知道的琐事。是变态跟踪狂——她赫然惊觉，吓坏了。她毫无头绪。后来对方又打来过很多次，她不再接起。不过有一次，她不小心接起，对方那个男人是这么说的：

“我知道你忙得没空接电话。我看就这样吧，我每晚都会打电话，如果你有事找我就接电话。我会让电话至少响五声，你只要在那之前接起就行了。”

靖子答应了。从此，电话真的每晚响起，对方似乎是从公用电话打来的。她尽量不接那种电话。

“声音听不出来是石神吗？”

“因为之前几乎都没交谈过，所以我听不出来。在电话中也只有第一次有讲话，现在连那是怎样的声音我都记不清楚了。况且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人会做出这种事，他可是个高中老师耶。”

“就算是老师，这年头也什么人都有。”岸谷在草薙身旁说道，然后就垂下头像要为插嘴道歉似的。

草薙想起，这个学弟打从命案发生就一直护着花冈靖子。石神的自首，想必令他很安心。

“除了电话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”草薙问。

请等一下，靖子说着站起，从柜子抽屉取出信封，一共三封。没写寄信人是谁，封面上只写着花冈靖子小姐收，也没写地址。

“这是？”

“就放在我门上的信箱里。本来还有更多封，都被我扔了。不过我看电视上说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留着这种证物对打官司比较有利，所以虽然很觉得恶心，还是留下了这三封。”

“借我看一下。”草薙说着打开信封。

每个信封都装了一张便签，是以印表机列印出来的文章，内容都不长。

“最近，你的妆好像化得比较浓，服装也很花俏。这样不像你，素雅一点的装扮才适合你，还有你的晚归也令人在意。下班之后，就该立刻回家。”

“你是否有什么烦恼？如果有，希望毫不保留地告诉我。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每晚打电话。以我的条件可以提供你很多建议，别的人都无法新人，也不可信任，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。”

“我有不详的预感，我担心你会背叛我。虽然我相信这决不可能，但如果真有这种事我绝不会原谅你。因为只有我才是你的战友。只有我能够保护你。”

草薙看完后，把便签又装回信封。

“可以先交给我保管吗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“还有什么类似这样的怪事吗？”

“我是没遇过……”靖子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是令媛遇到什么麻烦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，是工藤先生……”

“工藤邦明先生是吧，他怎么了？”

“上次见面时，他说他收到奇怪的信。没写寄信人是谁，内容是警告他不准接近我，信里还附了他被人偷拍的照片。”

“找上他了啊……”

根据到目前为止的发展，那封信的寄信人除了石神不可能是别人。草薙想起汤川学，他似乎很尊敬身为学者的石神。如果知道这个朋友竟然干出跟踪狂的勾当，不晓得会受到多大的打击。

敲门声想起。请进，靖子一回答，年轻的刑警推开门探进头来，是负责搜索石神家的那组成员之一。

“草薙先生，请你来一下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 草薙点头站起。

一去隔壁，间宫正坐在椅子上等他，桌上放着打开的电脑。年轻的刑警们正忙着把各种东西装进纸箱。

间宫指着书架旁的墙。“你看这个。”

“啊！” 草薙不由得叫出声。

壁纸被撕掉大约二十公分见方的大小，连壁纸也被割下。从那里还延伸出细细的电线，电线末端连接着耳机。

“你戴上耳机试试。”

草薙照着间宫的吩咐，把耳机塞进耳朵，顿时听到说话声。

（只要一证明石神的叙述是真的，接下来进展就快了，今后应该也不会再给花冈小姐府上添麻烦了。）

是岸谷的声音，虽然略有杂音，但清楚得简直不像隔着一层隔壁。

（……石神先生会被判什么罪？）

（这要看审判的结果。不过他犯的是杀人罪，就算不至于判死刑，也绝对不可能轻易获释，所以应该也不会再缠着花冈小姐了。）

这小子当刑警还这么长舌，草薙边这么想边拿下耳机。



“待会儿你让花冈靖子看看这个。照石神的说法，她应该也知道有这玩意，不过我想应该不可能。” 间宫说。

“您是说，花冈靖子完全不知道石神做了什么吗？”

“你和靖子的对话，我都透过这个听见了。” 间宫看着墙上的收音器咧嘴一笑， “石神是个典型的跟踪狂。他一厢情愿地自以为和靖子情投意合，想把接近她的男人通通铲除。前任老公，不就是最可憎的对象吗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？你干嘛苦着脸？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我自认还算了解石神这个男人的个性，可是他的供述内容和我对他的印象差太多了，所以我很困惑。”

“人哪，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面貌。跟踪狂的真实身份，通常都令人跌破眼镜。”

“这我当然知道……除了收音器还找到了什么吗？”

间宫大大点头。

“找到暖桌的电线了，和暖桌一起收在箱子里，而且是空心麻花绳，和用来绞杀富坚的凶器一样。只要上头沾了一点被害者的皮肤就可定案了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让你看看这玩意吧。” 间宫移动电脑的滑鼠，但他的动作很生涩，八成是谁刚才当场教他的。“就这个。”

萤幕上出现了一个文书处理档，画面显示着写好的文章。草薙凑近细看。

文章内容如下：

“我已查明和你频频会晤的男性是何来历。我特地拍下照片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想问你和这个男人是何关系。如果是恋爱关系，那等于是严重背叛了我。你也不想想看我为你做了什么。我有这个权利命令你，必须立刻和这个男人分手。否则，我的怒火将烧向这个男人。要让此人走上与富坚相同的命运，对现在的我而言易如反掌。我已有此心理准备，也有办法做到。再重复一次，如果你和此人有男女关系，我绝不允许这种背叛。我一定会报复。”